

# 还原真实的生活形态

□龔旭东

与赵燕飞接触并不多。感觉上,她这人是细腻却又爽朗、洒脱的,但似乎又不止是如此,还有些什么,却一时说不上来。读她的小说则感受颇多,但也似乎一下子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她的生活感受力颇高,艺术想象力与表现力很好,虽偶尔有一丝小资气息但不算很重(如喜欢运用古典诗词之类,但这又体现了她的学养),她的文笔决不沉溺,更不伤感而至颓唐。因而,细腻却又爽朗、洒脱似乎也是她创作上的一个特色,但也同样不仅如此。

看过她新近发表的中篇和短篇,我读后意犹未尽,将她中短篇小说集的10多篇小说也一口气读了,打开电脑很想写些什么,手触键盘却又有些踌躇,望着窗外一江秋水北去,心中蓦然涌起一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种感觉,在我,是不多见的。

赵燕飞的小说首先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其浓郁的生活气息。

她的小说多写各种普通人特定的生活境遇和心理、情感状态,她从来不回避生活的艰难与困窘,相反,她常常对人物生活中的艰难与困窘作细致入微的还原,这种“还原”不滥情、不夸饰,而是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与自然状态,呈现和展开人物的言行、情感、心理活动。如她新近发表的短篇《赖皮袖》中写“我”对叔叔婶婶一家人的复杂感受和情感,笔触极精微幽曲。生活的不易和不如意,亲人间种种纠葛、矛盾和嗔恼怨恨,无法躲避和超脱,忍受和挺住意味着一切……种种人生被赵燕飞“还原”性地刻画得真切逼人,有着极真实、锐利的内在力度。这种生活与艺术的真实,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苍凉的意味。在我看来,苍凉是一种艺术含金量很高的美学

品质。

赵燕飞是一位用心创作的作家。她对真实生活形态的“还原”,是以自己的心灵投入(虚构性的体验)为基础的,小说中当然也可以看出她的主观情感的波动,但她努力让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不使小说成为自己主观好恶和价值观念的图解与传声筒。即使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情感表达较为强烈的《当水库开满鲜花》中,人物及生活场景、生活细节的呈现也是十分丰满圆融的,而同样反映女人、老人内心世界的《落棺》《奔丧》则更内敛而有张力。在总体上,她小说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是按照人物自身的人生境遇和生活逻辑呈现出自己的发展轨迹,因此,这种对真实生活形态的“还原”是“呈现”,而不是主观意味更加浓厚的“表现”。赵燕飞的小说由此非常实在地获得了一种难得的艺术品质。“还原”式的“呈现”带给读者的是五味杂陈、混沌丰富、欲说还休的感性的美学体验,这样的作品,必定会在不同的读者心中激发起不同的感受、联想和回味。

赵燕飞小说中触及的,多是当前的社会热点现象与问题(两性关系如夫妻出轨、“小三”现象,漂泊一族,购房,教育与高考录取,养老与“啃老”等等),她的小说映射了当前社会许多普遍性的人生境遇及心理。但作为小说家,赵燕飞没有止步于此。她关注的不是普遍性,而是普遍性中“这一个人”的独特性,独特的逻辑来由,独特性背后的人性——这,才是文学的任务。

难得的是,赵燕飞的小说中虽然涉及到当下社会生活中大量的灰色边际现象和状态,但却并没有单一或绝对化的道德评判。赵燕飞在自己的小说里充分显示了她对各种社会热

## 当游戏遭遇现实

□何子英

说起当今的应试教育,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有着切肤之痛,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斗,无论成败,都没有胜利者,只不过有人输的是成绩,有人输的是人生。

2013年的春节刚过,年味尚未散去,当人们还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网上却爆出东莞一名初中生跳楼自杀的新闻。之后,诗人蓝蓝在微博上披露了一个悲剧,一个外号叫“匹诺曹”的14岁男孩,因为假期作业没完成,害怕被老师批评,于是在家中卫生间上吊自杀了。花朵一样的年纪,花朵一样的生命,还来不及绽放,却突然凋零了。这样的悲剧不断上演着,令人心痛且不能不深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伤痛能让这些年轻的生命如此决绝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煎熬?社会又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生存环境?幸而有作家已经敏锐地关注到这一领域和这个群体。今年以来,弋舟的小说《等深》、毕飞宇的小说《大雨如注》都将笔触深入到中学生的内心世界,探寻他们别样的心路历程。

《长江文艺》第四期发表的曹军庆的小说《滴血一剑》,则更为直接地切入了中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作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下虚伪功利的应试教育。在这篇小说中,作家设计了一款名为“滴血一剑”的游戏,在游戏中,离家出走的中学生单立人经历了一次精神冒险,他在一间网吧里花费97天的时间终于过关斩将,打穿了第108关,可游戏的结局却令他震惊和悲哀,也让他顿悟。他在游戏的虚幻人生中经历了冒险、厮杀、拼搏、成功,感情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和宣泄,在游戏中他可以恣意妄为,可以主宰一个世界,他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可以把别人的鲜血变成自己的武器,可以拥有名车美钞,而在现实中他又是怎样的?

现实中的单立人是一个乖乖的好学生,他听父母和老师的话,成绩优秀,性格温顺,他是父母的期望和骄傲,受到老师的信任和同学的爱戴。然而,他的内心是失落的,茫然的,不快的。因为他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双双下岗的父母把他作为走出人生沼泽的一根绳子,希望儿子能考上好大学出人头地,将来给他们换回一份体面安逸的生活;他在两个死党同学心目中就是个“读书的料”、“能读出来”,所以欧阳城达策划学校撕书、抗议学校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动瞒着单立人而不想让他参加,生怕毁了他的前程;他的老师把他当成明星学生,对他另眼相看。白令涛杀死肖老师后,单立人曾经想向公安说明情况却被班主任老师给阻挡了,老师让他明哲保身,不要毁了自己。父母、老师、朋友对他的格外“呵护”,让他不堪重负。当他发现“他不是为自己读书。他在为父母读,为老师读,也为学校读。上课,去学校变得好生无趣”。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压力紧紧地裹挟着他,成为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而看似偶然的搭错车,实际上是潜意识里反叛现有沉闷生活的爆发。在游戏中嗜血冷酷,在现实中乖顺上进,两种极端的人格特点集中在单立人身上,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单立人呢?游戏与现实,到底哪个世界更真实?

游戏的世界是残酷的,现实世界也一样丑陋。单立人在学校有两个家庭背景和性格特点大为迥异的死党同学。一个是家境贫困的白令涛。他长相矮丑,性情阴冷,是一个不受老师待见的坏学生,他在老师的眼里就是垃圾。白令涛因不堪忍受肖老师的羞辱而最终杀死了他,并且在肖老师身上砍了108刀,上演了现实版的“滴血一剑”。单立人的另一个死党欧阳城达是官家子弟,成绩差,讲义气,放荡不羁,家庭的耳濡目染,使他过早看透了成人世界的世故和社会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生动的人。三人的生活、经历、性情相甚遥远,却奇异地成了朋友。欧阳城达无所顾忌的生活和存在反衬出单立人的沉重与白令涛生活处境的不堪。同样的年龄,因为家庭出身不同,他们的人生遭遇截然不同。

坏学生白令涛在现实中杀人,好学生单立人在游戏中杀人,这样的对照真是意味深长,无论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们首先作为一个人,个人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们的内心都需要真诚的爱与抚慰。这世上也许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学生或绝对的坏学生,正如没有绝对的好人与绝对的坏人一样。教育的责任本在化育人心,抑恶扬善,让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健全的人。

作品反映的不单单是教育问题,它切中了当下生活的很多方面,教育的弊端,学校的功利,社会的复杂,生命的沉重,成长的疼痛……作家试图在较为广阔的生活图景下表现各类人的精神困顿,描绘当下中学生面临的复杂的成长环境,从某些方面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在转型期的失衡和躁动不安的社会心理。单立人的父母是下岗工人,生活的失意平素都被单立人成绩的光环给遮蔽了,单立人突然失踪,他们希望破灭、关系恶化,原来维系家庭温情的薄薄面纱被撕开,人的虚伪自私狼琐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他们不但没有相互抚慰,反而互相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单立人父母的形象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的虚荣、软弱和生活安全感的缺失。被白令涛杀死的肖老师,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形象。他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施暴者,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形象,肖老师的形象更有力地佐证了应试教育的失败。

曹军庆以往的小说创作一直以短篇为主,他的短篇小说往往构思奇特,深沉内敛,用笔节制,充满张力,情节人物虽不复杂,却意蕴深邃,他善于透视人性中暧昧幽深的东西,他的写作曾被评论家称之为“冷峻奇崛的现实主义”。与其短篇小说相比,他的中篇显然在叙事姿态上做出了一些改变,作家试图让自己更贴近生活、更贴近人物,逼真地再现生活,所以风格上更加写实,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设置也较为复杂丰富。这也契合了当下很多中篇小说的创作特质。《滴血一剑》少了些含蓄、节制,多了些繁复、琐细,当然其对现实的批判也变得更加直接凌厉;与毕飞宇《大雨如注》的举重若轻、含蓄而不露相比,曹军庆显然用笔极重,下手凶狠,他孔武有力,决心要弄个鲜血淋漓,以达到警示社会、唤醒人心、振聋发聩的效果。犹如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有人擅长飞檐走壁,凌波微步;有人擅长一剑封喉,一掌吐血。招数不同,但各有各的杀伤力。我们尊重各种不同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取向。



## 底层情怀：现实主义的命脉

□毛克强

《丽日红尘》是李新勇的一部小说集,含6个中篇。这些小说曾在《长城》《飞天》等杂志发表,多篇曾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作为一个颇具个性和实力的“70后”作家,他从不放弃对底层百姓的关注,从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从不避讳人性的弱点。

李新勇生于四川大西南山区,大学毕业到江苏工作。难以割舍的故土深情成为他创作的原动力,他用手中的笔为我们展示了西南边地丰富的文化和多彩人情世态。

《遥远的情歌》以少年儿童纯真的视角,见证老一代人古朴忠贞的情感。“我”和阿健都是放牛娃,在和黄老头及老奶奶们的交往中,我们知道了黄老头和红儿与翠儿之间那种爱的胸怀、爱的生死缠绵,以及爱的忠贞。这篇小说用轻松笔触写出了一个悲恋的故事,以儿童纯真的眼光,展示了一辈人深沉厚重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传承了民族忠贞人格的文化,注入到少年李新勇的血脉里,成为他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动力。他身体里流动的是放牛娃的血液,是底层劳动人民的忠诚和义气,以及正视苦难、豁达乐观的精神。这些给予了他人生成长的力量,培育出他独立的人格,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

人们经常讲“文如其人”,作家的人格力量,决定着作品人物的人格魅力。从大凉山走出的李新勇,底层人民的贫寒生活,形成他朴实、善良、同情弱者的丰富的感情世界。正是怀着对劳动人民赤诚的感情,他的笔体验着、书写着底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幸福与不幸。现实主义的创作,根底在作家连着现实生活的血脉,而不仅仅在于他描写的是什么。他必须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经历过、体验过生活的苦难,切肤切齿地爱过、恨过,这样的赤子情怀,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命脉。

《黄河大合唱》是触及当代乡村的痛楚之作,小说以奇特的大视角,描写了当今西南农村土地的荒芜凋敝、留守老人的无助、利益追逐者对土地的摧残掠夺。《失踪的记忆》也是描写曾经发生过激烈战斗的西南边地,人们出走务工,村里人死气沉沉;田地里野草疯长,大面积土地撂荒,黄鼠狼乱窜。一些人打着国家开发旅游的幌子侵占土地,强迫村民搬迁。作者借老芋头的口说:“如今的一些事情,怎么看怎么像没事儿找事瞎折腾。不依照历史,更不考虑未来,把没有的说成有,有的却拼命抹煞掉,不对自己负责,更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想一出是一出,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有在泥土里滚大的孩

子才有对土地的深情,李新勇对土地强烈的爱,对发生在当前农村土地上的种种不幸的激烈批判,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他那炽热的情怀。

《黄莺的幸福》描写北京的黄莺,为给老板讨债来到南方的东启市,遭遇不幸,举目无亲时遇到了好心人庄叔一家,于是在这里创下了事业,找到了爱情。《兄弟》描写的是在一次事故处理中少年朋友的真挚的感情,以及权力的争夺、人世的纠结。这两部中篇抒写的都是人世间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情之美和人性的闪光,也是作者感情的唯美追求。

李新勇的创作立足于现实,但是他的表现方法却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表现手法。他有一种新锐的感觉,在他的作品中,我最欣赏他的《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超现实的视角,那就是颇通人性的看家狗曹公公的视角。在描写当今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有写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而作者慧眼独具,选择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作为主角,用狗的视角扫描当今幻象百出的农村。狗与人对家乡土地亲情的对比,狗为寻找主人长途奔跑途中对荒僻农村的展现,狗对留守老人的守护与人的抢救,狗抛弃惟利是图的主人而舍命抢救留守老人的义举,越看越显示出人的丑陋。对现实的虚幻处理,延伸了作者反映现实的触角,更体现了现实中荒诞的一面。

作家对现实的感觉和把握,有独特而天赋的因素,不一定是学得来的。李新勇的一些细节描写,就具有非常独特的感觉,很新鲜很敏锐。如“特别要紧的是眸子好看,忽闪忽闪的,里面像有无数快乐的问题等着你解答”。眸子里有无数快乐的问题,这就把女性性神的活泼与深邃写得很质感很特别。

“海子像脱光衣服刚刚钻进被窝的人突然被人揭了被子,瓜兮兮地被晾晒在一边”,“海子发狠般长长的空吻,似乎要把人生的伤口堵住”,“海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像给掏空了”,一种强大的饥饿感使他恨不得把整个世界吞下去”。突然被抛开的感觉,伤痛的无以言表的吻,一时间失去了所有的内心的空白,这些感觉真是捕捉得太特别太新鲜了。“走下火车,黄莺停在了一个棚顶,蜷了一夜的四肢茶叶般渐次舒展开来,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伸展身体,像冲泡的茶叶在开水中逐渐地舒展开,对生活精细的观察和新颖的联系,这是非常独特的感受。“出站口像碾米机的仓斗,将车厢两头的人招拢来,通过一个狭窄的铁栅门,再压出去”。作家的感觉,是最个性化、最难能可贵的。李新勇已经有了把握生活的独到而新锐的感觉,这是他的长处,应当保持和发扬。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革。回望来路,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刚刚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的中篇小说《女儿行》,讲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老哈河岸边几个女孩子的故事。那时候,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远远地,已经听到了早春的登登足音,然冰雪将融未融,春雷声似有若无。“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荒僻而贫瘠的老哈河村,风沙弥漫,荒草连天,贫穷煎熬着,愚昧咬噬着,村民们暗无天日地苦挨着灰暗的人生。二丫、春燕、玉兰、凤霞,四个就读于农村学校的初中女生,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踽踽穿行于精神荒漠。懵懵懂懂中,她们在苦战中奋争,意欲挣脱羁绊,走出老哈河,走向未知的新生活。

正如颁奖词所说:“《女儿行》里,少女们的梦想在贫穷中如同被冷雨打湿的翅膀,难以飞翔,但她们不曾消沉,更不曾被生活压垮。她们寻着心底的信念,勇敢地迎着生活往前走,就像她们身边的老哈河,不舍昼夜地向着大山之外奔流。小说构思别致,意境深邃,叙事如同怀旧散文,文笔细腻,娓娓道来而又自然天成,等到有了结局,就此戛然而止,一种隐隐的忧伤破空而来。这是一曲青春的挽歌,更是一首生命的礼赞。”张雅琴以扎实、细致而饱满的笔触,富有生活质感的画面,还原、活化了那个历史岁月的苦难岁月,写出了一种残酷的真实,写出了几个少女悲凉的命运,也写活了她们倔强而不屈的灵魂。小说通过切肤的真实感受,让读者体验到了作者心灵的疼痛,毫无疑问,有扯不断的感情在里面,用鲁迅的话说,是把自己“烧”在里面的。第一人称的运用,更强化了这一点。

作者从梦境起笔,中途惊醒的梦。梦见“我”(二丫)和客死他乡、结局很惨的春燕在一起慌乱地奔跑。冰封的河面,满地碎石,曲里拐弯的巷子,不见踪影的春燕,那画面、那情节、那心境,象征寓意分明,投射着“我”心里的结、心头的痛。然后,梦境引出回忆,小说在极其日常、琐屑的生活中展开,作者纯然运用白描手法,精准而精练,生动而传神,让细细碎碎的日子堆叠起来,贯穿起来,倾诉着卑微、屈辱,述说着抗争、努力。

天地不仁,造化弄人。凤霞母亲早逝,父亲腿瘸,弟弟痴呆,她单薄的身体、瘦削的双肩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学校要求住校,她放心不下那病弱的父子,给他们备下烧火用的引柴和牛粪。不料意外引起失火,父子三人被活活烧死。作者不吝笔墨,详尽地描写了那悲惨的情境,第一次引爆了读者的情感。读《女儿行》,我总是想起鲁迅《故乡》的萧索。是的,是有一些相像。春燕家饭桌上饭菜的描写,二丫家赌牌场面的描写,都透着寒气,隐着心酸,很见功力。

压抑、无聊的农妇们,农闲时聚在树下,张家长李家短地闲唠。当有男人走过,她们主动出击,以言语挑逗,进而粗俗地、七手八脚地去扯男人的裤子,以此打发贫穷和劳苦,释放淤积的“力比多”。我注意到,张雅琴在这里使用的称谓是“母亲们”,没有讥讽、责怨,而是理解、同情,悲悯情怀跃然纸上。

在那个传统家族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备受歧视。“我”妈就是如此。“我”爹赌牌、酗酒,好吃懒做。动辄呵斥“我”,不让“我”念书。“用手指甲使劲扳着脚后跟”,是他的习惯动作。

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懵懵懂懂的性意识在觉醒。玉兰接到了马小军的纸条,后来又接到马小军从部队写来的信。青年男女正常的交往,却被班主任视为“不自重”。老师竟然可以私拆学生的信件,并当众羞辱学生,害得玉兰没法念下去了。家人也不理解,斥之丢人现眼,棒打鸳鸯,最后被迫嫁给养蜂的四川人。豆蔻年华,花季少年,本是人生最美的时段,却如“淤泥里的鱼”,焦土上的不苗,活得很是不堪。再次印证了萧红的那句话,那句无异于谶语的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在农村,有“嫂子和小姑子是天敌”之说,春燕的嫂子很蛮横,吵闹着逼春燕辍学回家干活。凭着音乐天赋,春燕本可以考进乌兰牧骑,走上一条顺风顺水的路。可文凯害得她怀了孕,闹得沸沸扬扬。她明明是受害者,不仅得不到同情,还受到歧视和谴责。先是被爹打断了腿,后离家出走,惨死天津。

和张雅琴谈这篇小说的创作,她遗憾人物性格还欠火候。我则不以为然。她们本是弱势群体,无力抗衡顽固的社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作品已然写出生存环境的威压和成人世界的败坏,在强大和弱小的反差对比中,再现了她们的悲剧命运。“肉体的痛苦是一回事……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正是来源于令人极为感动的忍受痛苦的崇高态度。”(布拉德雷语)那个年代,闭塞的农村里的女孩,心地善良纯朴,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她们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在刺骨的寒风中彼此温暖着,这就够了。硬塞给她们一些她们所不可能具备的性格内涵,作过度叙述,反倒失真了。

作者不失分寸地写出了她们的奋争,流淌着缱绻的诗意。“春燕悄悄地爬起身,看着窗外,说:今晚的星星真多、真亮啊!可不是吗。我也爬起来,和春燕一起悄悄地开始找自己的星星,给玉兰和凤霞也找了。”这段找星星的描写,就是诗性的笔墨。正是有梦想的年龄,小说多次反反复复地表达,一定要走出去,离开老哈河。这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文学是要给人温暖、给人信心的。

我特别欣赏这一段文字:“老哈河啊,你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很多年后,当我艰难而顽强地生活在别人的城市时,老哈河竟成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位。我夜以继日地想念它,想回去,尽管它仍然死寂和贫穷。”这种矛盾心理来自人物,也来自作者,是真实的,更是美好的。

有人说,现在的许多作家已经不会描写景物了。张雅琴写景很见筋骨,语言灵动而富有诗意,让人迷恋。老哈河贯穿始终,哗哗流淌于全篇,像淡淡的背景音乐,伴随着读者的阅读,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女儿行》,这个“行”,非谓“行走”也,“歌行”之谓也。古代诗歌之一体,“歌”与“行”名异而实同,“行”本为乐曲。可见,凸显抒情性是张雅琴的创作自觉。她的景物描写笔墨俭省却极传神,贴合物理心理、故事情境。马小军从部队给玉兰写信来了,这时的老哈河呈现欢快的节奏,明媚的景致。而玉兰让爹骂“丢人现眼”,夜风断断续续地传递着玉兰的哭声。老哈河的夜被她哭得昏昏沉沉,连月亮都不愿露脸了。春燕被查出怀孕时,“夜色如浓稠的墨,深沉难化,一切都那么压抑”。结尾一段,已上卫校的二丫,得知春燕的死讯,心如刀割。“那个黄昏,我孤独地顺着马路走。城里女孩子七彩飘渺的裙裾在我身边如溪如流,不时有银铃般的笑声飘过,和路边的花香混在一起”。鲜艳的颜色,快乐的笑声,沁人的花香,视觉、听觉、嗅觉全部调动起来,乐乐写哀,更具张力,更见沉痛,催人泪下。

明代文学家叶子奇在《草木子》里指出,“谚云: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却于所不见也。”一些“70后”作家,恣意挥洒才情,小说写得风生水起,煞是好看,然而终究掩不住生活积累方面的贫弱。现实经验的匮乏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力的缺失,构成了他们的软肋。张雅琴则不然,她深深扎根于厚实的生活土壤,提取淬炼后,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耐心的打磨,便有接地气的文字汨汨而出。老哈河,将成为张雅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们期待着。

## 老哈河的悲泣

□张伟